

反殖民集体激情中被遮蔽的身体

——对《蝴蝶君》男主角的具身伦理解读

梁超群

(华东师范大学外语学院,上海,200241)

摘要:著名华裔美籍戏剧家黄哲伦的《蝴蝶君》在中国学界广受注目,这些评论绝大多数声称取后殖民批评的角度,但其实却可说无一例外地背叛了后殖民批评的一个重要维度——身体,使得这里的所谓的后殖民批评等同于民族主义的反殖民批评。《蝴蝶君》实际上呈现了身体在文化冲突中的游离性与离心力。因为这场文化冲突对身体这个中介与境域的严重依赖,“身受”冲突的“帝国主义者”法国人高与他所“代表”的力量之间存在着既依存又背离的关系。在文化对抗产生的罅隙中,他的身体实现了自体自根的快乐,引导他挣脱了帝国与权力的话语控制。

关键词:《蝴蝶君》;后殖民;身体

美籍华裔戏剧家黄哲伦(David Henry Hwang)的百老汇获奖(托尼奖)作品《蝴蝶君》(M. Butterfly, 1988)在中国学者中所引起的关注是空前的^①,但对它的解读却存在着惊人的同一性,绝大多数论文作者都采用了后殖民批评的视角,这个“框架”以外的著述则少得几乎可以忽略不计,而这些所谓的“后殖民批评”却存在颇多可疑之处。

《蝴蝶君》本来是一个关于身体的故事,一个东方的女子以身子与智慧诱惑并解放了一个西方男子的身体,俘虏、拯救、解放了这个男子的意识,但故事到后来突然急转直下:一个标准的男性身子从“女”主人公的衣服下面“蝶化”而出。于是这个故事“升华”为一个后殖民文化(意识)的故事,在“女”主人公众多娘家人(中国本土学者)的笔下,这个故事的“反殖民”主题被放大,而故事中的“身体”却被遮蔽。长期以来,意识哲学对身体的驱巫围剿流毒深广,《蝴蝶君》的许多评论者虽然高举着后殖民批评大旗,却让身体空壳化的行为就是这种流毒的表现之一,它背离了后殖民批评的解构主义实质。

据2011年对“人大报刊复印资料”的搜索,得到与“蝴蝶君”有关的15条回馈;其中有4篇文章对《蝴蝶君》一剧有主题解读。张龙海的解读^②、王岳川引述的台湾学者张小虹的解读^③,所取的都是后殖民批评的角度,都将性别关系作为殖民关系的隐喻。这种解读最清晰的表述出现在与黄哲伦长期保持职业交往的旅美戏剧学教授费春放的“美国戏剧的民族叙事”^④中:

萨义德的理论被极其形象地展现在了舞台上:西方人总爱把自己看成雄性的强者,而把东方人看成雌性的弱者,其实他们是把自己的想象强加在东方人的身上。

孙惠柱先生在“西方人的《蝴蝶夫人》情结”(2004)也认为:“《蝴蝶君》用生动的形象为赛义德的理论做

① 将号称美国二十世纪第一剧的《欲望号街车》作为关键词输入“中国学术期刊/优秀博硕士论文”数据库后得到的反馈结果为209条,而《蝴蝶君》为137条,考虑到前者在百老汇上演时间为1947年(比《蝴蝶君》早了52年),而且它在文学史上之崇高地位已有定评,以它为绝对高峰测量一下,我们可以感受到《蝴蝶君》在当今中国的热度。

② 张龙海:《美国华裔文学的历史和现状》,《外国文学动态》1999年第2期。

③ 王岳川:《台湾后现代后殖民文化研究格局》,《文学评论》2001年第4期。

④ 费春放:《美国戏剧的民族叙事》,《戏剧艺术》2010年第2期。